

越 剧

春苗人间

杭州市剧目组 高 平 作

东海文艺出版社





↑ 瘟帥得知春姑在凡間与高巾方談情說愛：
做出違天逆父之事，大发雷霆，怒毒春姑。



春姑。
感動；高巾方苦心寻找祖傳祕方，以
← 春姑吞毒代死，高家村人大為



瘟神被艾火熏死，高巾方和春姑双双复活，村人欢庆双喜临门。

人 物

高巾方	春 姑	瘟元帅
高 母	翠 兒	东路使者
阿 留	明 兒	南路使者
李老老	珠 兒	西路使者
李姑娘	美 兒	北路使者
山村男女	玉 兒	大 姑
		瘟鬼卒

第 一 坊 遣 春

〔天上瘟帅府。

〔明兒、珠兒、美兒、玉兒四使女引春姑上。

春 姑：（唱）紅欄調罢綠鸚哥，
回廊又轉百花路，
信步来到氤氲殿，
同唱新声起歌舞。

〔明兒等正起舞，翠兒內喊“小姐……”
上。

翠 兒：小姐，哪里不可歌舞，怎么到元帅殿上来了，

春 姑：我信步来到殿上，想到要唱，就唱一曲。
翠 兒：小姐，这几日不比平时，元帅心有大事，动辄生气。
春 姑：噢！有什么大事？
翠 兒：小姐快快出殿吧！
春 姑：你且講来，再走不迟。
翠 兒：小姐呀！

(唱)只为人間太不敬，
元帅怒发散毒令，
四路使者去下界，
尙无捷报轉天庭。

春 姑：原来为此。翠兒，各路使者派点何人？
翠 兒：西、南、北三路无非是值殿將軍。
春 姑：这东路呢？
翠 兒：是大姑爷。
春 姑：他，庸碌之輩。
翠 兒：大姑小姐也一同去的。
春 姑：啊！翠兒！

(唱)姐姐自夸多聪明，
姐姐自夸多才能，
此番奉派人間去，
定然旗开能得胜。
但听捷报上天来，
父帅哪会怒气生。

来来，我們还是来唱歌起舞吧！

〔内声：“元帅升殿！”

翠 兒：小姐……（惊慌）

春 姑：何用惊慌，我也要听听姐夫捷报。（入屏后）

〔瘟鬼卒、三使、瘟元帅上。

瘟元帅：（念）煉就千种毒，

教人間百病叢生。

可憫下界百姓，不敬神明，瘟神殿前，香火冷落，本帅派下各路使者去到人間，散投百病千瘡，要他家家呻吟，人人痛楚。哈哈……哈……

三 使：启稟元帅，三路使者下得人間，散投病毒，大功告成。

瘟元帅：大功告成。哈哈……唔！怎不見东路报捷来！

瘟 鬼：在。

瘟元帅：天門击鼓，傳喚东路使者回天。

瘟 鬼：（击鼓）元帅有令：东路使者回天！东路使者回天！

〔内声：“来……来……来也！”

〔东使、大姑同上。

东 使：参见父帅。

大 姑：报捷上来。

东 使：噉……

大 姑：咬啲父帥，此番女兒与东路使者同行，无捷可报。

瘟元帅：噉！三路功成，你等竟敢違我帥令。

大 姑：父帥呀！

(唱)兒婿奉令出帥堂，
人間去將天威揚，
只恨小子……

瘟元帅：何来小子？

大 姑：(唱)……高巾方，
与天为敌肆猖狂，
錢塘一地人敬仰，
东海之濱美名揚。

瘟元帅：噉！

大 姑：(唱)他藥草能驅百病毒，
他丸散能治无名瘡。

瘟元帅：敢是病毒散得不够？

大 姑：(唱)曾向人間散伤寒，
他用一帖柴胡湯；
再向人間投鐵脹，
他有一張消散方；
葫蘆倒尽瘡和痢，
难以敌他医道广。
百般病毒虽凶狠，

終難與他較短長。

瘟元帥：唔……

〔春姑聽到這裡，失聲一笑。〕

大姑：啊！妹妹，你在这亂亂毆，為何笑了起來？

春姑：（抿嘴）難道我就笑不得？

大姑：哼！少輕狂些！

春姑：妹妹是笑你姐姐呀！

大姑：噯，笑我何來？

東使：嗨喲，黃毛丫頭你敢來笑人！

春姑：姐姐，你呀！

（唱）日日綉樓夸才能，

府中人人都看輕，

只道你馬到成功交帥令，

又誰知双双狼狽回天庭。

東使：啞……

大姑：妹妹，休要大話連篇。你沒有到過人間，哪知醫家猖狂，他的本領厲害！

春姑：姐姐！

（唱）休道猖狂有本領，

莫非天上真無能，

把他人志氣高高立，

將自己威風掃干淨！

大姑：啊喲，天上有才能的，除非是你妹妹了。

春姑：我要末不去——

大 姑：要去末旂开得胜，馬到成功！

春 姑：倒不是旂开得胜，是无捷可报。

东 使：小姨子，我倒要看看你的才能。

春 姑：姐夫，我又不是东路使者。

东 使：哎哟，啐！……

瘟元帅：殿前休得爭論，共議大事。

大 姑：父帅，妹妹多智多才，要与高巾方一較長短，何不派她下凡一走。

瘟元帅：好哇！

（唱）十八岁女兒年紀輕，

閨中談笑显聰明，

要她人間走一遭，

定教大事告功成。

大姑所言合我意，

春姑上前接帅令。

翠 兒：（急阻）小姐，你从未去过人間，怎可下凡办此大事，千万去不得。

春 姑：……

大 姑：父帅要你接令呀！

春 姑：何劳姐姐催促。

东 使：哼！諒你也不敢！

春 姑：不敢？

东 使：不敢！

〔翠兒又暗阻。

大 姑：敢不敢不在嘴上！

春 姑：父帅，春姑接令。

瘟元帅：命你去往人間錢塘地方，灭那医家猖狂，树我帅府天威，以三月为期，回天复令。

春 姑：得令。还請賜印。

瘟元帅：賢婿，交过东路使者印信。

东 使：哎哟！好……好大的胆子！

春 姑：女兒拜辞。（向众使女）你等随我下凡一走。（下）

瘟元帅：哈哈……

瘟 鬼：启稟元帅，葫蘆病毒已空。請下帅令。

瘟元帅：即日煉裝瘟毒，三月功成备用。

瘟 鬼：得令。

瘟元帅：退殿。

〔隔灯。〕

〔南天門外云层。〕

（幕內合唱）：渡过九曲銀河水，

手拔万里采云开，

春姑小姐下凡去——

〔翠兒、明兒、珠兒、美兒、玉兒同拥春姑上。〕

歌声唱出天門来。

春 姑：姐姐呀！

(唱)休要看輕你妹妹，
我腹中自有錦綉才，
不再天上調歌舞，
去到人間用奇謀。
我自能金鞭敲起得勝鼓，
我自能三月功成轉府回。

翠兒：小姐，我等已出南天門了。

春姑：翠兒，路程可曾問明，

翠兒：隨帶禹貢圖。(展圖)東海之濱，錢塘之地，武林山下，就是高家村。

春姑：錢塘之地，聞說有一錢塘湖，美甲人間，也可趁機一游了。

明兒等：好的。我們也好游一游人間。

翠兒：小姐，你下凡辦此大事，只怕難以交令。

春姑：休要擔心，自有奇謀。快快帶路前行。

翠兒：是。

〔眾同下。〕

——幕落

第二坊 延 醫

〔劉府。闐闐。〕

〔美兒化身劉老夫人、玉兒化身劉公子，同珠兒、翠兒上。〕

〔高巾方、阿留上。〕

玉兒：啊，高先生。

美兒：哦，高先生。

高巾方：……

玉兒：这位是我母亲。

高巾方：見過老夫人。

美兒：高先生少禮，請坐。

高巾方：這才令仆相邀，說是府上小姐貴恙，要我進府診治。

美兒：正是小女有病，煩勞尊駕了。

高巾方：小姐之病，不知從何而起？病狀如何？可曾延醫服藥，發病至今，為時多久？

美兒：這……兒呀，為娘說不清楚，你快快告訴先生吧！

玉兒：喔喔。先生，舍妹只為讀書用功，生起病來，病狀么……喔，是腹中脹悶，四肢無力，有時還要嘔吐，也曾延醫診治，只是服藥無效……。

阿留：這是有喜哉！安胎散一帖就好哉！

玉兒：小妹尚未出閣。起病至今，已經三年了。

阿留：嗟，是黃胖臟脹哉！

高巾方：問詢已明，請小姐出來診脈。

美兒：啊，先生，還有一事相商。

高巾方：請講。

美兒：小女待字閨中，羞見生人。可否請先生蒙紗

診脉，

高巾方：何謂蒙紗診脉，

美兒：在先生头上，蒙起紅紗一层，对面也不相見。

高巾方：哦……

玉兒：藥童头上，也要蒙起青紗一层。

阿留：噯，哪有这种看病法，把人也悶煞哉！

高巾方：阿留。（示意勿計較）請蒙紗。

玉兒：（为高复紗）先生稍候，待我扶出舍妹来。

阿留：（头上蒙紗）嘻嘻……

〔春姑出，就座，伸左手請診。〕

阿留：男左女右，勿可伸錯呀！

〔春姑急換手。〕

美兒：請先生把脉。

高巾方：（診脉）老夫人，小姐无有病痛，只是心虛
罢了。

美兒：有病的，有病的。

翠兒：老夫人，这是我翠兒的手呀！我要試試高先生，高先生真是好脉理。

阿留：噯，看病也好代代个！

春姑：請先生診脉。（以簪刺臂）

高巾方：喔，小姐病勢不輕，不輕。

〔春姑急縮手，进入屏后。〕

高巾方：咳，还該再診一診。

美兒：先生脉理高明，何用多診。小女也因支持不

住，进房去了。

〔高巾方揭下头纱。〕

美 兒：还請先生早早賜藥。

阿 留：啊嚏悶煞哉，有格种看病个！

高巾方：阿留。

(唱)打开百宝藥草箱

备好戔秤听开方，

降痰順气五味湯，

外加陈皮广木香，

八分甘草三分蜜，

藥引兩片老生姜。

〔阿留同时撮藥。〕

阿 留：公子。

高巾方：且慢！請公子备起紅炭火爐。

玉 兒：先生要它何用？

高巾方：我为病人亲煎湯藥。

玉 兒：煮湯煎藥，何敢煩劳先生。

阿 留：我們这个先生，时常要为病人煎藥个，勿用客气。

高巾方：公子呀！

(唱)陈皮木香五味湯，

藥引还用兩片姜，

水多水少要斟酌，

溫火猛火費商量。

怕只怕府上无人懂藥性，
三煎四煎藥不香，
我亲手煎藥亲口尝，
亲見病人轉安康，
才能放心把家回，
到明朝再来复診再开方。

〔屏后春姑急向翠兒示意。〕

翠兒：老夫人，小姐服藥，我等自会伺候。

美兒：是呀，想小女服藥之事，何敢煩勞！但請吩咐，想他們也会办得。

高巾方：却难放心。

玉兒：但望先生吩咐就是。

高巾方：既然如此，也好。（向翠兒）姑娘，你將这服藥，投入瓦罐，加滿九分西湖水，先用猛火，后用微火，慢慢的讓它滾上一百二十滾，少滾則藥性不出，多滾則藥性全失，趁热服下，蒙头而臥。

翠兒：先生吩咐，記住了。

高巾方：你重說一遍。

翠兒：九分西湖水，先猛火，后微火，滾上一百二十滾。趁热服下，蒙头而臥。

阿留：褲帶打个結，勿要忘記。

玉兒：先生，診費还待总謝了。

高巾方：何劳挂齿。告辞。（止步）姑娘，这藥滾一

百二十滾，不多不少，要記住了。

翠兒：記住了。

高巾方：告辭。

美、玉：送先生。

〔高巾方率阿留同下。〕

〔美兒等正松了一口氣，阿留又竄上。〕

阿留：一百二十滾，一百二十滾啊！（急下）

翠兒：啊！三番四復的，這回真去了。

〔春姑轉出，似有所思，珠兒嘻笑。〕

春姑：珠兒，你為何發笑？

珠兒：我笑他呀！

（唱）假病却當真病醫，

頭上紅紗來蒙起，

搭脈還要講添頭，

煎藥又要親料理，

一句話几番魯蘇纏不清，

我笑他渾身一副獸子氣。

美兒：哈哈……

翠兒：小姐。

（唱）珠兒笑他獸子氣，

我翠兒看他多誠意，

男子頭上蒙紅紗，

也肯答應也肯依；

問病搭脈兩細心，

开方撮藥亲料理，
如若假病变真病，
天上也要这良医。

众 女：翠兒說得对呀！

春 姑：呀！

(唱)人間初逢行医人，
心中喜爱一时生，
喜他假病当作真，
三番四复細叮嚀，
姐姐道他是坏小子，
看来这医生却多情。

噯！

不当喜爱当仇恨，
恨他医术太高明，
藥到病除能回春，
教我父帅失威灵。

翠兒，珠兒，这医生是好是坏，休要再去談
論，我等还是照計行事吧。

美 兒：众丫环！陪送小姐回房去吧。

珠 兒：呸！呸！

〔众同笑下。〕

——幕 落